# 《变色龙》的语义空间分析

颉利丽

**摘要：**《变色龙》是俄国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的经典作品之一，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，也有一定的语言学价值。本文以<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>（Л.Г.Бабенко, Ю.В.Казарин）一书中的语义空间分析理论为参照，从概念空间、所指空间及情感空间三方面诠释《变色龙》的语言学价值。

**关键词：《变色龙》；语义空间分析**

作者简介：颉利丽，1994年，女，甘肃省，陕西师范大学，硕士，俄语语言文学，陕西省西安市，710000.

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，俄国作家，剧作家，俄国19世纪末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，与法国作家莫泊桑、美国作家欧·亨利并称为“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”。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炼，言简意赅，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。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，侧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，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，借此真实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。他的作品具有两大特征：即对丑恶现象的讽刺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，以此来批判沙皇统治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丑恶的社会现象。

《变色龙》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。作家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虚伪逢迎、见风使舵的警官奥楚蔑洛夫，通过人物如同变色龙似的不断变化态度的细节描写，有力地嘲讽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封建卫道士的卑躬屈膝的嘴脸。《变色龙》作于1884年，作品发表前，正是在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（1881）之后，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，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，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，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。这时的警察不再是果戈理时代随意用拳头揍人的警棍了，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，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。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。因此，这篇作品讽刺、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，是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，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。

## 引言

在中国知网中以“变色龙”、“契诃夫”、“文本分析”为关键词检索到3篇硕士论文，7篇期刊论文，经过分析发现：以往学者对《变色龙》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，即作品研究、整体研究和对比研究。作品研究包括：细节描写、人物语言与形象、文本结构、艺术特点及思想意义；整体研究则分为：通过该文本研究契诃夫的小说特色、《变色龙》的教学研究以及作为人性研究的影射；对比研究包括：对比契诃夫与不同时代作者的生存状态书写，以及不同时代的“变色龙”现象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我国学者对《变色龙》的研究较为细致且全面。较为遗憾的是，关于《变色龙》的作品研究，大多采用文学赏析的方式，缺乏语言学分析。本文以<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>（Л.Г.Бабенко, Ю.В.Казарин）一书中文学文本的语言学分析理论为参照，尝试分析《变色龙》的语义空间。

## 1、概念空间分析

小说描述的是警官奥楚蔑洛夫偶然审理一件狗咬人案件的过程，在短短几分钟内，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就经历了六次“变脸”，其鲜明地体现在对狗的态度中。因此，可以将关键词分为以下两大类：（1）主张严惩小狗：a. 动词：оштрафовать（对狗的主人进行罚款）, истребить（打死小狗）；b. 名词词组：бродячая собака（流浪狗）；c. 语气词：гм（哼！）（3）；（2）主张小狗无罪：a. 动词：взять（带走小狗）；b. 名词词组：дорогая собака（娇弱的小狗）, шустрая собака（伶俐的小狗）；c. 语气词：господи（天哪！）（2）。由此发现，警官奥楚蔑洛夫对一桩简单的狗咬人案件却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并且，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，这完全不合乎常理。无独有偶，在文中又提取到另一组高频词：генерал（将军）（4）, генеральская（将军的）（4），如此一来，疑虑便豁然开朗。小狗是否为席加洛夫将军所有，直接决定了奥楚蔑洛夫前后自相矛盾的语言与行为。如果小狗的主人是普通百姓，那么他将严惩小狗，且株连狗主人；而如果小狗的主人是将军或者将军的哥哥，他就会溜须拍马，邀赏请功。主人这一公见风使舵、阿谀奉承的特征恰巧与小说题目不谋而合。因此，可以得出：该文本的核心概念就是见风使舵。

“见风使舵”这一概念主要体现在词汇与形象表达上。

-a. 词汇表达：即概念主体、形成原因与表现的词汇体现。“见风使舵”的主体： *Очумелов（*奥楚蔑洛夫）。小说中，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指出“变色龙”是谁，但是，通过内部人物对话中奥楚蔑洛夫六次态度的反复转变，巧妙地暗示了他就是“变色龙”：

*“Хорошо...Чья собака? Я этого так* ***не оставлю****”（说得好...谁家的狗？这事我绝不会置之不理。）；*

*“Одного только я не понимаю,* ***как она могла тебя укусить****? ...Она маленькая, а ты ведь вон какой здоровила*!”（*有件事我就是不明白，它怎么会咬了你呢？...狗这么矮小，可你长得又高又大！）*；

*“Ты, Хрюкин, пострадал и дела этого так* ***не оставляй****...Нужно проучить!”*（*“我说赫留金，你遭了殃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…得给他们颜色看！”）；*

*“****Собака-нежная тварь.****..А ты, болван, опусти руку!”（“狗可都是娇嫩的畜牲…我说你这乱嚼舌根的家伙，把手放下来！”）；*

*“Она бродячая...****Истребить****, вот и всё.”（“必定是流浪狗无疑…打死完事。”）；*

*“...****Возьми*** *её...Собачонка ничего себе...шустрая такая...Цап этого за палец!Ха-Ха-Ха...”（“…拿走吧…小狗儿好好的…挺机灵…咬了这家伙一只手指！哈，哈，哈…”）；*

“见风使舵”的原因：就以上六句话，可作细致的推敲：在未得知小狗为何人所有时，奥楚蔑洛夫有意秉公处理，而当得知小狗可能为权贵所有时，他表现地十分慌乱。由此可见，究其根本，他是出于对权贵的畏惧，以及自我保护，与此同时，由于长期受到权力压迫而导致人性扭曲，即欺压普通百姓；“见风使舵”的表现：作家采用对比的方法将奥楚蔑洛夫的这一特性表达的淋漓尽致。首先，他对将军一家的谄媚和对金饰匠赫留金的蛮横形成鲜明的对比：

*“А ежели каждый* ***свинья*** *будет ей в нос сигаркой тыкать, то долго ли испортить...А ты****, болван****, опусти руку! Нечего свой* ***дурацкий*** *палец выставлять!Сам виноват!*”（“*要是让哪个蠢猪往它鼻子上戳烟卷儿，用不多久不就毁了它吗？…我说你这乱嚼舌头的家伙，把手放下来！用不着戳着自己的脏手指啦！都是你自己不好！”）*

*“****Ишь ты****,* ***господи****..****.Соскучились*** *по братце...А я ведь и не зналл!”（“老天爷！想念自己的兄弟哩…可我竟不知情！”）*

他对赫留金污秽的谩骂和对将军一家虚伪的套近乎，使其阿谀奉承、见风使舵的形象跃然纸上。其次，表现在对小狗的褒贬上，普通人家的就是“流浪的野狗”，将军家的就是“娇弱、伶俐的小狗儿”，足以见其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。

-b. 形象表达：作家托物寓意，小说取题为<Хамелеон>（《变色龙》}，变色龙善于随环境的变化，随时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，以便于隐藏或捕捉猎物，以画龙点睛之妙，借变色龙之形象高度凝炼主人公见风使舵的性格特征。

## 2.所指空间分析

文学文本是言语思维活动的产物，暗含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与态度，因此，它具有认识论的本质。所指空间分析，不同于概念空间分析，旨在分析作品中所反映的客观世界，通过分析文本中的命题结构、空间、时间探究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看法。

命题结构包括宏观情境和微观情境。宏观情境指具体的事件，具有动态性，即警官审理狗咬人案件，其中包括一系列事件片段，也就是所谓的微观情境。如：

*-Через базарную площадь идет полицейский на дзиратель Очумелов в новой шинели и узелком в руке.（警官奥楚蔑洛夫身穿崭新的军大衣，手里拿着个小包，走过集市广场）；*

*-Слышен собачий визг.Очумелов глядит в сторону...（传来了狗吠声。奥楚蔑洛夫侧身一看…）；*

*-Очумелов делает полуоборот налево и шагает к сборищу.（奥楚蔑洛夫往左微微转过身子，向人群走过去）；*

*-...врезываясь в толпу....（挤进人群...）；*

*-запахиваясь в шинель,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вой путь по базарной площади*.（*披上大衣…，然后沿着广场径自走了）；*

作者借助“狗吠声”将静态画面切入动态画面，狗咬人案件的审理由此展开。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描写，将事件片段连贯起来，狗咬人案件的审理过程开始动态发展。

小说中同时存在两种空间：开放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。地理空间指：具体位置或生活环境。*Кругом тишина...На площади ни души...Открытые двери лавок и кабаков глядят на свет божий уныло, как голодные пасти.（四下里一片寂静…广场上不见一个人影…店铺和酒馆的门洞开着，活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，对着这大千尘世。）*作者明确指出故事发生在集市广场，所以，这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；社会空间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，小说中虚伪逢迎、见风使舵的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缩影。

小说采取的是线性时间。文中没有明确表达时间的词汇，也没有突出使用的时态，事件的开端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局作为时间的体现：

*-开端：”Так ты кусаться, окаянная?”（“该死的！你竟敢咬人？”）*

*-发展：”Чья собака? Я этого так не оставлю”（“谁家的狗？这事我绝不会置之不理。”）*

*-高潮：（“席加洛夫将军家的？…它怎么能够得上你的手指呢？”）*

*“Ты, Хрюкин, пострадал и дела этого так не оставляй!” （“赫留金，你遭了殃，我绝不袖手旁观”）*

*“Ты отведешь её к генералу и спросишь там. Скажешь, что я нашел и присла...”（“你且带上这狗去将军家问问，就说是我找到派人给他送去的”）*

*“Истребить, вот и всё.”（“…打死完事”）*

*“Возьми её...цуцык этакий...”（“拿走吧…真是条好狗儿”）*

*-结局：*”Я ещё доберусь до тебя!”*（“看我不好好收拾你”）*

由此可见*，*《变色龙》是作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，借助于想象和创作思维，所创造的的一个模型，它具有多面性、包容性、层次性的短暂意义。换而言之，这一故事情节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，但却是社会现象高度、短暂的浓缩。

## 3.情感空间分析

作者和主人公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范畴，一般在文学作品中发挥主导作用，直接决定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。文本中，作者赋予主人公的情感是客观现实的存在，即事态情感意义；而作者表达的情感具有主观色彩，称之为情态情感意义。主人公的事态情感意义和作者的情态情感意义同时存在，构成文本情感空间的核心。

《变色龙》中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在审理偶然事件时，前后态度的摇摆不定体现了主人公前后的情感变化，一是伪装出一副正义的面孔，欺压百姓的扭曲心灵，二是畏惧权势，虚伪逢迎的嘴脸。二者在句子情感意义和片段情感意义中都有所体现：

-a.句子情感意义：

*-...кашляя и шевеля бровями.（奥楚蔑洛夫清了清嗓子，扬了扬眉毛）；*

*-”Сними-ка, с меня пальто... Ужас как жарко!”（“帮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…这鬼天气，热极了！”）；*

*-”Надень-ка, на меня пальто...Что-то ветром подуло...Знобит...”（“把大衣再给我穿上。有风哩…吹得我好冷…”）*

第一句话表现了主人公打着公允的官腔，实则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；第二、三句话体现了主人公得知狗主人可能是将军时，额头冒汗、全身哆嗦的丑态，足以见其对权势的畏惧，以及卑微的姿态；

-b.片段情感意义：小说的故事情节可分为六部分，即主人公六次的态度转变，这六个片段具有明显的可分性与连接性：每个单独的片段表明作者的一种态度，尽管前后片段中的态度不尽相同，但将其连接起来，鲜明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变化。

小说中，作者形象倾向于“上帝视角”。文中没有评述性的文字，只有人物对话和情景描写，给读者以“作者即上帝”的印象：作者像上帝一样，俯瞰一切。其实不然，作家的情态意义明确体现在对人物和环境的主观态度上。首先，对人物的态度，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中。作家没有用多少笔墨来描绘主人公的外貌神态，而是通过“蠢猪”、“滚蛋”、“鬼东西”、“畜生”等不堪入耳的词汇，向读者表现其粗鄙的形象，表达对其的厌恶至极。另外，作者巧妙地使用标点符号来表达对人物的看法。文章大部分篇幅使用了问号，感叹号，给读者以愚蠢、虚伪、缺乏文化修养的人物印象；其次，借助于环境描写*”Через базарную площадь идет полицейский на дзиратель Очумелов в новой шинели и узелком в руке. За ним шагает рыжий городовой с решетом, доверху наполненным конфискованным крыжовником. Кругом тишина...На площади ни души...Открытые двери лавок и кабаков глядят на свет божий уныло, как голодные пасти.”*（“*警官奥楚蔑洛夫身穿崭新的军大衣，手里拿着个小包，走过集市广场。他身后跟着一名警察。此人长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，端着一只粗箩筐，里面装着没收来的醋栗。四下里一片寂静…广场上不见一个人影…店铺和酒馆的门洞开着，活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，对着这大千尘世。*”）通过寥寥几十个字，将沙皇专制统治下警察媚上欺下，人民苦不堪言，社会停滞、压抑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，表达了对沙皇专制的痛恨，以及对人民的同情。在文章结尾，作家写下：””Я ещё доберусь до тебя!”грозит ему Очумелов и, запахиваясь в шинель,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вой путь по базарной площади.”（“*“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”奥楚蔑洛夫边披上大衣，边威胁他说，然后沿着市场广场径自走了*”），表明警察媚上欺下的行为还在继续，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彻底揭发与批判。

由此看出，契诃夫高超的写作水平：通过个性化的主人公语言，充分体现了“变色龙”的特征，巧妙地表明自己爱憎分明的态度。

## 4.小结

文学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：不受时空的限制：在不同时代，根据不同理论产生不同的解读，这正是短篇小说《变色龙》的魅力所在。人物、情节、环境、主题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，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学分析是概念空间、所指空间和情感空间，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出发，探究语言背后的深刻主题，即对见风使舵，阿谀奉承这一社会现象的讽刺与批判。当今社会，“变色龙”现象依然存在，对《变色龙》多角度的解读仍具有警示的现实意义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[1]（俄）契诃夫著，姚锦镕译.变色龙[M].北京：中国画报出版社，2017.C.1-6.

[2]王飞.用题目延伸的方法解读《变色龙》[J].中学语文教学，2019.5.

[3]张建生.《变色龙》的人物形象及讽刺艺术探析[J].语文建设，2016.10.

[4]张小兵.千姿百态的“变色龙”—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选》整本书阅读教学[J].听课，2019.09.

[5]张连举，周玲.浓郁深厚的感人魅力—从《套中人》和《变色龙》看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[J].盐城师专学报，1990（1）.

[6]Л.Г.Бабенко, Ю.В.Казарин.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[M].Москва: Флинта,2003.C.49-122.